

梦山书系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教育出版社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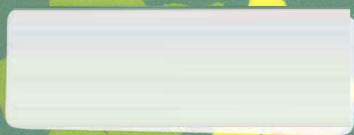


高平 著

陪小土豆们 读初中

——隐逸在童心的纯真里

所谓教育，不是一堂又一堂黑色墨水换红色分数的鏖战，而是在孩子们的生命中铭刻记忆，那是孩子郑重而庄严的成长。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梦山书系



陪小土豆们 读初中

——隐逸在童心的纯真里

高平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教育出版社

THE STRAIT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陪小土豆们读初中：隐逸在童心的纯真里/高平著.
—福州：福建教育出版社，2013.5
ISBN 978-7-5334-6063-1

I. ①陪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62491 号

陪小土豆们读初中

——隐逸在童心的纯真里

高平 著

出版发行	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: 350001 电话: 0591-83706771 83733693 传真: 83726980 网址: www.fep.com.cn)
出版人	黄旭
发行热线	0591-87115073 83752790
印刷	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(福州市金山工业区 邮编: 350011)
开本	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张	15
字数	206 千
插页	2
版次	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334-6063-1
定价	30.00 元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
请向本社出版科（电话：0591-83726019）调换。

序

飘逸在“道法自然”里的美景

——写在《陪小土豆们读初中》出版前夕

喜欢“隐逸在童心的纯真里”，不只是因为它有沛然的诗意，还因为我们希冀自己能有一颗纯真的童心。人心的浮乱与世态的忧扰，往往不经意间将人固有的童心过滤掉了。于是，最美妙的“复归于婴孩”的心灵，也就悄然离我们而去。

高平老师也在喧嚣的尘世之中，可是，她没有失去真纯的童心，依然保留着那个清纯的美丽。尽管时光让她的年华与童年渐行渐远，可她的心境却依然留存于那个童真的时代里。她平淡而不失高雅，自然而不故弄玄虚。所以，不惑之年的她，一直被拥有童真童趣的孩子所痴爱着。

她得到了孩子们的热爱，孩子们像爱自己的妈妈一样爱着她，像自己的朋友一样喜欢她。看来，心灵的栅栏一旦打开，彼此之间的年龄便没有了隔阂。所以，大凡孩子们的难题，多征询这个朋友的意见，都希望得到她的支持。而且，童心的相连，也能让这些问题迎刃而解。于是，她在学生中有了崇高的威望，也就有了“亲其师”“信其道”的温情景观。

高平老师的这份童心，几乎是无处不在的。对亲人，对学生，对老师，

对陌生人。很快，大家与她心灵相通，信任系统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。这让她更加笃信童心的能量，也更加真纯地游刃于这个“混沌”的世界里。

这份无比珍贵的童真，让她的文字总是呈现出如行云流水般的美丽，给人以“道法自然”的从容。她的文章是因为承载了真纯的童心，才有了如此魅力。她的演讲也是如此，娓娓道来，一点儿雕琢也没有，可是，人们却不由自主地被吸引，且情不自禁地去品尝那份久违了的真纯之美。

我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听到高平老师演讲。可是，只那一次，她的童真与从容，就牢固地定格在了我的心里。它让我思考何以还有如此淡定的老师？她为什么能有如此高雅的品位？

一切外在的表征，都来自于内心。真善美，一直存储于她的心里，也见诸于她的言行中。心灵的美好拥有巨大的生命能量，它在不断传递这种能量的过程中，也在不断升华着自己的人生境界。所以，读这本书的时候，除了欣赏她那犹如叮咚作响、沛然而出的山涧流水一样的美质之外，更要去品味那份“隐逸在童心里的真纯”。因为人们需要这份真纯，它让迷失方向的人们，回归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心灵世界，去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。

对于这本书，我不期待它一问世就出现“洛阳纸贵”的奇观。可是，我相信它是值得品尝的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。当若干年之后，高平老师成了更多的人高山仰止的教育名家的時候，大家再翻开这本书阅读的时候，就会获得另外一种惊喜：任何的“名”，都是有其“实”的；任何的结果，都是有其过程的。

是为序。

陶继新

2012年8月23日于济南

自序

谨以此书，

献给我不识字却是文学家的母亲

一直以来，我都在想，如果将来真的可以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小书，那一定首先把它献给我的母亲——一个不识字却一直自称为文学家的女人。

母亲不识字，那个时候的女人大抵都如此吧。她的家就在西山的“黄巢村”，村口是一口大井——扳倒井，据说是当年黄巢军败至此，正当饥渴难耐，黄巢扳倒这口井使溃军得以润泽。我曾在很小的时候多次经过那口井，每一次都怀着深深的敬畏。母亲就是跟着姥爷用这口井汲水做豆腐养家。每年年末，母亲都会和同村的二姐给我们姊妹做豆腐，柔软醇香。据母亲说，谁家做豆腐做得又厚实又香甜，明年的日子肯定是好着呢。

黄巢村到我们村其实就隔着一条河，母亲嫁过来，21岁生了大姐，然后几乎每两三年生一个孩子，一直到生下弟弟，共生了6个孩子。我生了小土豆才真正懂得，一个女人近20年在怀孕、哺乳中生活是怎样的煎熬。更何况那时根本吃不饱，母亲回忆，那年父亲去黄前水库建大坝，她一个人在家没有了粮食，然而要给在外面出力的父亲送饭，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，那么爱面子的她哭着去找大队书记借谷子，掺上树叶给我们攥菜窝窝。为了我们姊

妹几个，他们几乎每晚都要推磨压碾，每天都要摊一大摞煎饼，可到晚上又要煮地瓜面团子，一家加上奶奶9口人，什么难日子没有过过呢？我家的老屋就是父亲和怀孕的母亲一块土坯一块土坯自己盖的。

母亲向来乐观，她看着如花的女儿一个一个嫁出去了，有了幸福快乐的家，她看到儿子娶上媳妇，有了大胖孙子，她就满足地开了花，她仿佛看到一棵大树分枝分杈，每一枝上都花红果硕，于是有一次不知来了什么兴致，竟自诩自己是文学家，仿佛这个家繁荣昌盛是她精心写成的一篇文章，起承转合都完美。

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净利索，她的小院四季花果，她养的小鸡满院飞，她种的海棠月月红，她蒸的馒头麦香，她炸的鱼虾金黄……

母亲，今年76岁，照看患脑血栓的父亲14年。

离开家，却最眷恋母亲的小院，到今天为止，“回家”这个词，我是专门留给我的老家的。

谨以此书，献给我不识字却是文学家的母亲。

高平

2012年7月

目 录

第一编：写给自己，写给我再也回不去了的童年 1

采蘑菇的小姑娘 - 1

又见雪花飘 - 7

桃红朵朵 - 13

第二编：写给亲人，写给我梦绕魂牵的故土 16

我的父亲 - 16

大姐 - 22

想起饺子 - 26

过年 - 31

第三编：写给我的学生，写给那群陪我一起追梦的少年 40

我的三个“硕”哥 - 40

薪火传承

——说说我的保送生 - 42

孩子，是你吗

——写给一个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的孩子 - 44

第四编：让灵魂沐浴书香——我的语文教学集思 47

我最满意的一堂课 - 47

孩子，喜欢不喜欢，都要多吃点主食 - 52

老师，你的学生被“被”了吗

——浅谈新课改下的语文课堂 - 56

一点一点靠近那种境界与感觉

——观曾老师授课《紫藤萝瀑布》 - 59

生活，是我们享用不尽的大文本

——观《苏州园林》授课有感 - 61

是看盘子，还是吃樱桃

——说说内容与形式 - 63

春天的诗集

——致一个去春城读书的孩子 - 66

流淌成生命的溪水，镌刻出时间的不灭

——谈谈作文教学与我的写作 - 72

此次·今生

——为了纪念我们十年前的那次远征 - 82

纵是犟驴儿也垂涎

——课外阅读要课内的诱饵吸一吸 - 94

谢幕，挥手，不说再见 - 98

第五编：陪小土豆们读初中——隐居在童心的真纯里 106

沉醉不知归路

——我这样当班主任 - 106

沉重着，憧憬着 - 115

到底是做了家长 - 118

今天是报到的日子 - 125

军训，军训 - 128

初秋的羽天 - 131

最初的梦想 - 134

治班如治国 - 136

今天，终于说出实情 - 139

属于我们的运动会 - 142

今天的流水账 - 145

都喜欢算了 - 148

寒冷 - 151

快乐的香甜 - 153

我们的作文展播 - 155

领我的孩子们去布点 - 157

从躲猫猫到手牵手 - 159

可以跑，可以跳，可以哼唱，可以遐想…… - 164

教育：接受一条小巷的检阅 - 166

寂寥的雪天 - 169

爬树过六一 - 172

记住某一天 - 177

最美的记忆

——记 09 级六班十四岁生日庆典 - 182

比拆弹还危险的听课

——给韩军老师当学生 - 186

致孔子 - 191

妈妈级的班主任 - 195

这三年，这段缘

——陪小土豆们读初中终结版 - 198

没煮熟的鸭子，也飞了 - 199

仿佛是昨天 - 201

第六编：海外采风——陪小土豆们远渡重洋 203

初到康州 - 203

走讲课堂 - 206

中国元素·耶鲁·棒球 - 209

见多识广的小学教育 - 214

附录：读高老师的博文 - 220

认识陶老师 - 223

第一编：写给自己，写给我再也回不去了的童年

采蘑菇的小姑娘



前些日子身体不好，感觉从未有过的虚弱，就想起母亲在我上次回家时给我杀的一只鸡，至今还放在冰箱里。

我从未在超市或市场买鸡，也许是被所谓激素鸡给吓的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这种用饲料在短期内速成的鸡确实没有一点味道，吃起来仿佛嚼干柴。有一次回家无意中说起，母亲就在我家的小院子里养鸡。父亲得脑血栓后，母亲就出不得门，家里过去喂的牛、羊、猪都卖掉了，也许怕父亲看到伤心。本来鸡也不喂了，因为喂鸡需要粮食，而父亲不能干活，母亲为了照顾父亲也不能下地干活了，自然家里的田就没人种了，但母亲听我说城市的鸡不能吃，就在院子里养柴鸡，她认为鸡是最好的补养品。

母亲买小鸡也颇讲究，一定要是黑爪的，她说这才是柴鸡的标志。我也不懂，总之只要是母亲给我杀的鸡，回来吃一准香得不得了。其实在家里养鸡有很多麻烦，比如白天要把小鸡撒出来晒太阳，晚上还要挂到墙上防老鼠或黄鼠狼来偷（去年母亲养了 20 只雏鸡，据说一夜就让黄鼠狼咬死了十几

只，母亲心疼得一夜没有睡觉)。但我们喜欢，母亲就会克服困难，比如为了买粮食她会走山路到下里集上去买玉米。

从此我每一次回家，包里总少不了母亲给杀好的鸡。父母年纪大了，我们姐妹几个让打井队在小院里给他们挖了一口水井，用水就方便了。过去要到村东头挑水，一天要挑好几趟，总也舍不得用。母亲总用井水把鸡洗得干干净净，挂在杏树枝上滴干了水，才用塑料袋裹好给我放包里。

其实还有些要讲究的，比如老家的柴鸡一定要用从山上捡回的山蘑菇炖，要用干柴，要用铁锅，放在柴火炉子上要炖整整一个下午，有人叫它“火头鸡”。别说一个小院，就是整个村子都能闻到那馋死人的香味。掀开锅盖，肉是绛红色的，星星点点的金黄色油花缀满溢出，蘑菇在这层漂亮的底色上开出夏日的模样，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感觉，这样被一层香香的浓雾笼罩氤氲的陶醉。

现在真的很难吃到这样的炖鸡了，柴鸡自然已难觅，其实很多特色酒店也打出柴鸡的招牌，但我知道那是哄人的。要么根本就不是纯正的柴鸡崽，要么是柴鸡崽却没有用真正的粮食喂，因为真正的柴鸡长不大，连那两只爪子都是干瘦干瘦的，过去我们形容一个人长得瘦常说他的手简直就是鸡爪子。

更难觅的其实是真正的山蘑菇，这些年我一直希望在山村的集市上买到这样的蘑菇，几次回老家就趁集市时赶去买，但每一次都不好吃，后来就暗笑自己傻，现在山上已没有野生的蘑菇不是自己已经知道的吗，为什么还抱这样的奢望呢？

真的是不可能再有那样的日子了。那时我们小孩除了盼春节就是盼夏天，夏天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实在有太多的诱惑，现在想来最有诱惑的是可以到北边大山里捡蘑菇。我的小伙伴很多，大都是住得比较近的，年龄也相仿，因为那时在农村都是先给孩子取一个小名，到上学时才取大名。所以上学前大家互相叫的都是小名，霞子、芳、红、兰花……我们到上学的那一天才知道自己的伙伴取了什么大名，就觉得新鲜，不停地呼喊彼此的大名，而被叫的

竟然有那么一点不好意思呢。

常常是早晨鸡叫三遍，我们就呼朋引伴地起床了，我们中最胆大的是二大娘家的五姐，本就长得像男孩子，做事风风火火。常常是她先起床，然后在胡同口咋呼两嗓子，大家就陆续起来。不一会儿就能聚集 10 个或 20 个，一人拿一只篮子，我的就是父亲头年秋天从山上割了荆条编成的，专找又细又长的，把外面的皮剥掉，露出又白又滑的条子。父亲可是编条筐的好手，我的这个篮子也就精美漂亮，颇得小伙伴的喜欢，有的小伙伴出于嫉妒，还故意过来挤我，父亲知道了也会给他编一个。

你能想象吗？一二十个 10 岁左右的小孩，在早晨三四点钟，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，唧唧喳喳地向北山行进，还有的为了吓唬伙伴，冷不丁地学几声狼叫或黄鼠狼的叫声，路上便会长久地响起埋怨声、责骂声、惊叫声。我们往往是在天未亮时赶到石门，这是入山的必经之道，几块巨大的石头，上面是一个巨大的水库——石门水库。每每走到这里，我们更是大呼小叫，因这里曾淹死了一个漂亮姑娘，据说她不爱一个男子，但父母非要逼迫，这天她就出走了，据说她是一步一步走入了冰凉清澈的湖底。但不管怎么害怕，我们还是要在这一带吃早饭，因为起得太早，又走了这么长的山路，肚子就咕咕叫了。更何况，每一次上山，总要拿上不能经常吃到的好东西，比如爹妈可能会给拿上一个鸡蛋，或煎上一个菜饼，这种来自身边的直接诱惑往往是小小的我们难以抵御的，用母亲的话说，那就是“狗窝里边藏不住干粮”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啃起自己带的好吃的，有时还互通有无，你吃我一根咸菜，我掰你一块烙饼，说着笑着等待天明。

天还不太亮，我们就按捺不住了，纷纷要上山。人多时我们就分开，但总要找一两个认路的领着，谁也不许掉队，一般是顺着南面的山坡向北，松树下长满了厚厚的草，扒开那些草，就露出厚厚的松针，就在这些松针表层，长出一簇簇的蘑菇，而那山崖上，到处是灿烂的石竹花和野菊金针草。

当然也不是每一次都那么幸运，要有耐心。比如要下过几次大雨，泥土

足够滋润，气温足够高，我总觉得那是大地蒸出了小馒头。有时我们一入夏就耐不住性子进山，往往失望而归。但大多数时候我们是有调查的，比如王大叔进山放牛是否顺手捡回了蘑菇。

蘑菇有很多种，我爱捡的有三种——松蘑菇、腊蘑菇、秋蘑菇。松蘑菇是鹅黄色的，大的像一把小伞，小的白白胖胖的，很滑，有时为了让它们多长几天我都舍不得捡。腊蘑菇最漂亮，它的伞盖是蜡质的红色，炖完鸡后它还保持着打开的伞形，咬起来脆脆的，甚是好味。如果我的篮子快满了，我就不再捡松蘑菇，我愿意让我的篮子被漂亮的蜡蘑菇覆盖，就像盛满了鲜艳的花朵，让人一路都充满幸福。

但相对于松蘑菇来说，腊蘑菇似乎更难找寻，往往是你捡了很多才会遇到一两个。它在夏天肥美的绿草中分外显眼，往往很远就能看到，正因为此，有时是两个人甚或更多人同时看见远远的有一簇腊蘑菇，就同时向它冲去，有时就会为了到底是谁第一个看到它而争论不休。就为了一簇腊蘑菇，有的甚至在争抢中没有挎好自己的篮子，好不容易捡到的蘑菇滚落一山谷，还要从谷底把篮子找回来再捡起蘑菇。有一次我们分外幸运，翻过一道山梁，我们几个竟意外发现了一整片腊蘑菇，这个景象现在还多次进入我的梦乡——在矮矮的一片松树下，开满了像杜鹃花似的腊蘑菇，有的正盛开，有的正含苞，拥拥挤挤，绚丽耀眼，你知道我们有多兴奋吗？我把整个篮子里已近满的松蘑菇倒掉，重新捡起这些漂亮的“花”。我忘不掉那种奢侈，哪个漂亮捡哪个，哪个鲜艳捡哪个，最后还有半个山坡，可我们已经把篮子堆成了小山，还脱下外面的裤子，扎住裤脚捡满了搭在身上，最后还有好大的一片，但也只好忍痛割爱了。暗下决心，明天再来。但难过的是，我们迷路了，跌跌撞撞地在山谷间转悠，那天我们分了好几组，一会儿喊小名，一会儿喊大名，好不容易找到了回家的路，第二天再找寻那片腊蘑菇时，它却像天边的那一缕彩虹，再也找不到了。后来在梦里多次出现过，于是再回忆它时，我自己竟不知道那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，我知道，那是我童年的一片幻影，值得我

追寻再追寻。

对了，不能忘掉秋蘑菇，我们又叫它鸡腿蘑，深秋的深山似乎不再具有旺盛的生育能力，秋天就难觅一两只蘑菇了。但也许是大自然舍不得让他的儿女失望吧，立秋后还会有一些蘑菇出现，个小腿长，深棕色，但嚼起来颇有滋味。

现在想来还觉得可笑，那些腊蘑菇我没有舍得像平常一样把它晒在盖垫上，而是用针一个一个像串珍珠那样穿成了串，挂在了我家门口的两边，我曾骄傲地认为那是给我家的门戴上了漂亮的项链，真的很形象啊！记得大雪下了第三场时它还挂在那儿，过年炖鸡时姐姐想用一些我还不愿意，母亲就说：“最好的东西是用来过年的，为什么舍不得啊？”炖出鸡来母亲先给我舀出一小碗，当然挑了些腊蘑菇在里面，说：“我闺女真会过日子，长大出嫁了一定讨婆婆喜欢。”我就噘着小嘴说：“有鸡我还是给娘吃。”至今母亲说起来还笑个不停，说那不是昨天的事吗，怎么一晃我的闺女都这么大了呢？

如果幸运，还会在回来路过的一丛又一丛的胡树林里见到灵芝呢。2008年的暑假，地瓜早晨起来爬山时发现灵芝，为了让我和小土豆能够见到这样熟睡在树丛里的灵芝，他用草盖住，从被窝里把我们拉起来上山，刚见到它时我简直被它的完美惊呆了。在那个早晨，我们盗得仙草一支，移植到济南我家的露台上，每每有闲暇，总会去感受山野气息。

今天，我可以真正吃到柴鸡炖蘑菇，并且是真正的山上的蘑菇。放牛的王大叔前些日子帮我家干活，我家的屋漏水了，父母急得不得了，正好王大叔家也修房子，母亲就求他给顺便修修。因为修房可不是小事，要把过去的老瓦揭掉，重糊一层泥上去，就整整干了一天。母亲过意不去，就宰了一只鸡招待王大叔。王大叔说：“别瞎了这鸡，我夏天放牛拾了几个蘑菇，可我没鸡炖，还在棚上扔着呢。”拿来那蘑菇，还真不少，够炖三只鸡的，剩下的母亲就悄悄给我塞在了包里，回来我就把鸡放进了冰箱，把蘑菇搁露台上晒好，没有贵客，怎舍得吃它呢？

我把那只柴鸡从冰箱里拿出来，用温水泡上，那只黑爪已被母亲收拾得

干干净净的鸡在我的面前舒展开来，我甚至都能想象它在我母亲面前奔跑和鸣叫。我又把蘑菇用开水泡上，用母亲的话说那叫养开，在一个个气泡的飞旋中，那一只只蘑菇又仿佛活了过来，连那上面黏着的草屑和松针都绿得滋润了。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很想哭。

也许我想起了我捡蘑菇的童年吧。那时从山上返回的时候都是“得胜还朝”，呼啸着冲下山去。如果时间还早，我们还会沿着山间的溪水走，把布鞋脱了，让小脚丫在温润的水中尽情地嬉耍。顺便还会捉蟹子或虾，也会捉些小鱼，花翅子居多，还会从小溪边上掐薄荷回去，用面糊煎成薄荷饼，有时还会连根拔起，拿回家种在自家院子里。薄荷是可以在地下不断蔓延的，往往是几株竟变成了一片。有时来了客人父母炸鱼时剩下了面糊，会喊我们掐几朵薄荷，因为少，上不了桌面，就成了给我们姐妹的奖赏。

即使快到家了，我们这些野孩子也还要在黄泥湾里洗一个澡再说。一篮一篮的蘑菇就在湾边上晒着，我们一个一个扑通扑通“下了饺子”。黄泥湾顾名思义是充满了黄泥（后来我到了黄河，我才知道我们村的黄泥湾比黄河还要黄），它在我们村子的西面，并不顺路，但我们总要绕路去。我们喜欢从高高的石堰上跳进黄泥湾时冲起的巨浪，固执地认为那是自己巨大的能量。那时我们野得根本不像女孩，我能憋住一口气从黄泥湾的这头游到那头，我长着黄黄的头发，在山上奔跑，像一只灵敏的猿猴；晒得黑黑的皮肤，在水里翻滚，像一条光滑的泥鳅。

离别故乡，告别曾经的年少轻狂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，我找寻不到什么叫太阳在树梢上跳舞，我也找寻不到日落西山的漫天云霓，那个穿梭在林间河溪的小丫头哪里去了？有时我憎恶时间的残忍，不经意间，多少光亮的额头爬满惆怅，多少鲜艳的笑靥变成苍凉。

“采蘑菇的小姑娘，背着一个大竹筐，清晨光着小脚丫，走遍森林和山冈，她采的蘑菇最多，多得像那星星数不清，她采的蘑菇最大，大得像那小伞装满筐，噻箩箩哩噻箩箩哩噻……”